



皇朝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啓

賀刁祕閣啓

楊億

回穎州曾學士啓

劉筠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竦

免奉使啓

夏竦

荅胡秀才啓

歐陽脩

謝館職啓

歐陽脩

與晏相公書

歐陽脩

回文侍中啓

歐陽脩

回諫院傳龍圖攀遠書

歐陽脩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脩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脩

賀呂相公廉樞密啓

宋祁

賀呂待制啓

宋祁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祁

賀叅政侍郎啓

宋祁

鎮府謝兩府啓

宋祁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淑

知陳州謝上啓

張方平

上鄭資正啓

劉敞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敞

上郎侍郎啓

王安石

謝王司封啓

王安石

謝提刑啓

王安石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安石

賀魏韓公啓

王安石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安石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安石

謝高麗國王啓

王安石

謝知制誥啓

王珪

謝相府啓

蘇洵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通倅謝兩而啓

姚闢

賀刁秘閣啓

楊億

群玉之府圖籍由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廉
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
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豕亥之弗
榮對鬼神之間允資鴻博式副選掄恭惟其官竹

箭自姿天球祕寶一自翰飛南國便歷亨衢奏賦
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推慕負宸之所嘉稱群
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益矧乃紫宸引籍
紅旆行春循吏之誼益喧於十部望郎之選荐歷
於三臺公望愈龍天眷彌厚屬東求於髦碩用刊
正於棗紉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鈔書之選矧
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
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萬朔之詆諧某限符竹之所
拘揖風期而尚阻願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穎州曾學士啓

劉筠

伏念褊局至庸孱軀多病暗於機用動涉背馳恥
介寵以趨風其受嗤而損迹向者起於將廢擢自
無聞猥玷綸曹仍參靈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
工王度清夷深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常涯矧
乃金馬臺蘭名儒舊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寔繁
孰謂歟生更希殊進誠以表門積壘諸寡食貧
嚴助豈馱於直廬鄙悞願補於遠郡乘穰守之方
闕荷老聰之俯從聚庇本宗才罹歲籥豈期優詔
移處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適將叙
款俄誨函披贈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異林之謙

旨殊匪爲儀欣悚交懷銘藏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正
秉彝清和懿德經三聖之變細繹惟深貫萬物之
儀臣隣有翼叢屬先朝遺俗巨黨興姦密嘯群邪
陰窺時柄允繫哲輔克殄凶謀防檢未萌澄綜多辟
虹氣由是霽止霄塗爲之密清精貫三辰賴深百
辟終以洽聞飛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處避裔
孤節彌諒高揖自沖据榮悴之交人言無間失
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繼明巨慝咸露孤胤

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諸人恊氣雲翔皇明電照澄
洗司制廷郎舊臣眷惟裏贊之賢首被優深之渥
慰籍良厚毗倚增隆表安涕洟念深於王室謝傳
憂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勿
至公來復有識相歡薦紳攢耳以聆風斯文聯冊
而刊美洪惟高範絕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
渙不獲拜伏車下奔走道周但私慶於單危將永
歸於埏鑄

免奉使啓

夏竦

此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

幣寔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
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
聞禁休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
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
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
官力持名教素將孤寒屬商利於摘山關言心
於奏記何圖驛置先蔭書筠筠俯哀蹈義之心不
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荅胡秀才啓

歐陽脩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

下或銜已而忘廉誘誠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
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恠
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
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
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
亦將不及旣一慙之莫忍遂兩訟與逮乎究窮
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
允理將後得必也泣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
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志已效此必爭苟
終身之不回雖一青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
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
非刑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
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
鄙志之不爲

謝館職啓

歐陽脩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
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
章下至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
不有號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曰
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

四海幽荒隱恠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
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老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
登宰輔以釐百工有一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
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
育人才易昇飪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
而瘵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
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
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群賢論撰之
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
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乎京師

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刑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
來復書已垂成遂回衆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鳧
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
覲於面頰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
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弃遂今忝冒出
自生成在於顛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
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訟聖朝公
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公相書

歐陽 偁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撰掄及

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
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
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
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
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
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州交因得自神懇悃之
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拜元老學者
宗師尚屈蕃宣行膺畱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
興企望旄麾無激切

回文侍中啓

歐陽脩

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驩慶恭惟師侍中
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
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語
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
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籍有素
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紀搔於蟻虱坐制萬
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
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祀以無由積
感悚而徒切

回諫院傳龍圖攀違書

歐陽脩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
積於丘山近蒙眷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
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
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
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
門仞莫違叙遠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
道奚周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脩

脩啓之者赴郡假塗久番宿次過承眷與日接寔
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在車之始視職方初

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
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
清勝脩以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
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斬久而益佳餘非悉
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脩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
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
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
固以朝夕論思天下獲甚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

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抃况於庸
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
懶顧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間敢
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而波之惡歲寒
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旣清霜戒
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伏承光膺朝制兼提大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
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職乃有歸別咨適臣以本
兵柄部分諸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奇兵不關於

公府承流寔失華辭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
世基厚德天畀大猷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
寵任之美則詠於崧高燕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
然德有垂傲運無常安遼種寒盟羌首盜塞保障
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上意尤注特
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日布焜
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朴樸方且坐料脆敵陰
代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轉關中之漕相繼漢皇
萬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奇逐倚先幾之勝奮庸
有待訂美無倫某適館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希

下私慶叢衿

賀呂待制啓

宋 祁

伏承祗膺召節造斯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扑恭
以某官食德雖舊排世自高始煩而能與聖胥會
河朔艱食縣官乏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肯
綦之地遺秉於戒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
百吏察不過條見效著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
之待趣好追鋒之還至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
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安危必爲上言以救時
藥然徐副民望安步台堦再世司徒紹鄭人

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接游從
久棲蔭映側聞稱疑蔭禱延登慎夏有初舍祥
惟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 祁

仰對明綸俯循莘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直
能顏無容愧竊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
於藝文不應強以軍旅比者承乏真定臨制中權率
職半暮無治言狀方襍被以須去俄假節而益迂
進領博陵突控幽朔營屯魯集亭鄣蟬聯列屬
九州有宜得便依事裒衆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

爲劇藩當待賢牧寧茲輒懦再奉僉俞伏以某
官明物愆度官輔輕邦緯廣十取五之路收百有
一之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戎
所賴虜運百年天聲萬里成餘卧鼓之息城無旱
闔之虞操籌可制豪桀之驕持簿可期租賦之入
倚國爲重積日效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歛
分假令入竹萬箇其贖罪於曠官埏治不私悻悻
知所

賀參政侍郎啓

宋 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函德之厚剛中而明振力四方寅亮丕績印被風
教用飪民瞻天賜者明俾輔王室果咨魁壘之老
入佐調燮之宜追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干物無
斜陰推雲崇朝澤有餘潤赫蹠行下薦芻歡聞祁
方守塞防側聆恩再振構私喜詣府莫諧

鎮府謝兩府啓

宋 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分
榮不償慙伏念祁爲術空單稟生廷怯叨筆禁署
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爲助年將壯
邁疾引來衰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

朝無廢人料自閑州受以我閫因過都而俾謁緣
重帥而許遷敢留于行已踐而職此蓋伏蒙某官
助邦善欲爲上函言茲擢誤加庸底思報竊以
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徂承平
之習訓諫弗精因流饑之餘康帑常乏馬不充士
官靡值才莫府欲仰給之饒度之辭經用之窘交
相爲患未知所圖伏冀廟謀深體邊務峙隄於未
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
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衿危慙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淑

伏審顯奉淮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胥歡恭
惟某官直德閑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
衡陟降三階綢繆四近扶翊於帷幄之漸啓發睿
謨燮熙於鼎飪之和操正皇度基於忠壹而其用
若誨發爲經綸而迭使以煩士鑿有歸王室是賴
固已功輝當世名高古人自兵侵之騷邊屬廟謀之
待畫舉圭趣召則民識所重所案定疑則師有必
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眷攸先因章
果沛詒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及此歲
陽之變若時拜表未日疇勳姑以導漢傑之倚成

遲周時之凱入誨王體以爲急非私扑之感謹歸門
之餘蔭宇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違賓館之趨
企懇忻翹叢集丹悃

張、方平

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
封承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
濫領藩麾伏念方平平世爲脩散材之用荐更臺
閣之要久依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
風簫忽過豈諸推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
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閑曹分徙於病廢長民近
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

采通於百志變交周於萬微天道甚夷至誠斯格
敢有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鈇刀聊施於一割所
憂駕乘難効於長驅

上鄭資政啓

劉 敞

邈遠符光函遷歲籥晞虹蜺之降耀渴江漢之清
流心如旌撻訊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
恭以某官稟靈山川爲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
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於
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
四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罭之詩成思衮服

矧惟注意固亦匪朝啟聞於知人幸茲守土成陶
鈞之遠及趨祭戟而無緣仰冀上爲廟朝益緩福
祉

知永興軍謝兩符啓

劉 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
物初甲之饒風聲謹俗之盛揮手未易得人爲難
豈有抱空疎之姿守撲陋之學才不泊衆智非過
庸擢從講闈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
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運鈞
之化隆作厦之功至和平分群力並用不愛美錦

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蓋觀國
者以處遠爲陋事君者以居中爲榮揆能苟微冒
寵斯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度幾所長
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蒼甄鎔之私

上郎侍郎啓

王 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
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
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
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煩試審處私計
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

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佗使依違
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
在上悃悃發中臨啓怔忡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啓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
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
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
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
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文報荅騎從見臨不以先
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

又調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
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王安石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特罷廢實賴全安遭滯使
車按臨州部頌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
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
仰殊甚茂惟賢僑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
褒陞之寵倚立而須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是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

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茲以自愧伏惟
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
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
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早暮小夫竿
牘之勤不足自効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
傳車得望步履固原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
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
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
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
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關即趨牆屏其爲感

喜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石安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詎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
石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
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
庠之數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使畿縣
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
欲逐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
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
更數守更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

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
上稱督臨下寬凋瘵伏惟某官逢身嘉之會奮將
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
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疢頽未期望履尤
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
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榮
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
惟某官受大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

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摠攬中權數譽幾至於萬端
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
安危越執鴻樞遠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
國本不見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
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
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
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
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
亮三世救寧四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

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
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
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
於閑非敢忘於舊德述聞新命竊仰避風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
官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
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
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
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乃當上輔遂從雅
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戡致仕議臣雖願其
留踈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靜取道阻長
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
祥伏惟某官逢臣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
精無疵登備諫工掌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
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
耀於將來智略之閑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
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器則深

竊冒上官之大知惟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
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伏以畿疆阻闊親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
旃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可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
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脩猷訓纂榮懷
之舊服襲豈壽之多祥冀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
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啓

王 珪

載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

職寵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
之盛而能鼓舞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
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
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
之西掖而長命之所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
元之林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之所施固多高文
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而主澤汪
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文上有
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儒
碩學以闡廟精祲之際况名命之所出而禁叢之

有司匪有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姿稟沉霧器
能跣踈學承之适闔於古今治亂之識適滯於用
藐亡賢之馳聘之奇偶濫借於計文幾躡先於亂紉
往裨劇治趨駕屏星之車還預雋遊誤對高門之
地未及承明之屨已櫻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
天子之能事更持紫橐媿亡史臣之多聞敢意勝
贊之靡遺迺擢瑣涼於非次給北宮之札才奉試
言之榮荅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去書林
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闈之趨仍伯氏詔文之
舊豈容單陋寢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

粹純摯文雅之望以風宜高博主名教之歸啓迪
當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畷如大庭之旅萬王
不以珉珞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林不以榘楠而
後巧致繆茲舉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祈體
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愼漢制之頒期
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
未表冀消塵有禘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已日之私
愚心區區未識所錯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

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杜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尙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本其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不旣獲命

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召見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賜威刑所加不賜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息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

裁擇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
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
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
可以職爲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傳武事則害良
政伏自近歲屢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
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旣無跂足之求僅若息
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
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

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
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爲天下之未大
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歎願曰
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爲喜宜倍
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
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
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啓

姚闢

書局備員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實賴於獎提脫
去塵埃奔走之勞遂獲風土清閑之樂養親有裕

處分亦宜伏念闕學不知方寸非適用膏欲慕古
人之節故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
譽是非之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
簿書之間無所增益於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
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先帝之御圖閱悼太
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顛
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
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
盛儀而君后祭祠燕享之大法遠則迹商州之故
事近則退漢唐之遺風或革或因有益有益苟

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
並有莫若簡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顧惟
不才輒亦避選然而案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綱
疎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而當纂述
所難之任勉焉或苟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五年
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本朝制
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之用然不
能秉義以攸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妄以
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思諱不知
始匪謀身之良術幸賴主上寬人之厚明公保

疵之全謂罪雖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
或不妄特蠲深憲俾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
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絕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
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
之中凡外物之儻未皆虚心而順受適此以往未
知所裁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啓

謝倪評事禮書

陳襄

代賈內翰荅蔡州錢龍圖啓

強至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強至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強至

代問候程密諫啓

強至

代謝兩制狀

強至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強至

謝除校勘啓

強至

與孫觀文啓

劉放

賀致政少傅啓

劉放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蘇頌

謝應中制科啓

蘇軾

賀楊龍圖啓

蘇軾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賀呂副樞啓

蘇軾

賀文太尉啓

蘇軾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謝中舍人啓

蘇軾

荅試館職人啓

蘇軾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賀范端明啓

蘇軾

上參政侍郎啓

王安國

賀諫院舍人啓

沈括

賀蔡密學啓

張載

謝館閣校勘啓

林希

謝中制科啓

蘇轍

賀河陽文侍中啓

蘇轍

謝倪評事禮書

陳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脩身循禮行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二今足下順先典貺襄書札以賢嗣秀才德成業茂將卜昏事惟以襄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襄不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啓

強至

承郎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七諫之優秩付以中京之輔邦未列慶函首紆榮牘矧本朝之雋老寔延閣之真儒力通聖言悅拾華賁蚤勸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光厭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鄉要明大誼自昔推崇左右思得正人匪朝

升望伏用爲國自厚副時所傾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強至

伏審茂對制息榮躋法從側聞異教竊抃丹衷於
皇聖辰若攷古道繩索朝之遐武敬二閣以右交
倬彼天漢之昭回揭爲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
白秘厥宸篇之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
座之清問出則苞德車之順游唯時傑材乃稱筆
選伏惟某官氣涵渾厚道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
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賓客方司朱邱之裁牋
聽禹啓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績服首擢東藩之舊

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盛會弼
暮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壘元猷抑輿情之所跂
未脩慶問先既珍函過枉選辭益銘謙矩永言感
懌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州王龍圖啓

強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峻辟書案上終無異於孱
庸自應所知之求莫如茲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悚
懦裏竊以陝服以西雍都爲劇帥壓五路兵雄萬
屯從來長人得自選士雖指麾一定但專委於文

書而綏御兩間亦與聞於論議參是幾事要之傑
才若至甚愚無它可采驅馳州縣唯簿書期會
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曾識乃冒從軍之
選殊乖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僥塵而及
此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未備請在必行存
心辨提極力諭置始奏已先於疏賤矧至再三短
能絕跋於高明寧裨萬一第堅素守益攷舊聞侍
經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誚期自奮於
功名庶幾立身以報知己

代問候程密諫啓

強至

被命中宸効官南服門墻愈遠慮遺冗外之蹤
牒不時懼黷高明之廳仰惟坐鎮俯順生經恭以
某官亮節在廷懿文表世早紓賢業自結主知陞
諫署之莘班兼樞府之祕直中外存歷明哲惟均
父母一州猶鬱於清議領袖百辟行副於具瞻俛
惟下僚嘗備屬吏庶終埃北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祗奉明綬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莫茂
恩驟加庸品竊以為國領計須官得人饋輸中都
不股民而奉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是兼

長乃名宜職苟容竊吹曷弭公其言效局無堪瘵官

有素江淮易任曾靡寧居金穀主謀恍迷舊習豈

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

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汚滯矜憐介愚寢聞當展之

恥遠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永矢

捐軀仰酬知己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某官

易甚難之選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

閣云初牧事已懼隳官於皇本朝分置諸道禮

地土漕權之劇蓋軍須自昔之光煩繇頻年水

沴之餘顧民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

利源之一遺宜得衣冠之偉能老於金穀之要術

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者器無所容技有俱短

蚤知志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可為大河以東全

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於輸將治狀絕稱曾

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惟朔陸最

日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

復此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

公首贊萬微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慘舒以後

効之足求靡尤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
於將來遂俾拙疎訖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
屬封弗顛聚斂之能暮拊凋罷之俗固有貳事少
酬大鈞

謝除校勘啓

祗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寢昌聚書
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
源深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廁
於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釋官以爵荒而弗遺
詞賦比博弈而蒙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

藏爲空廣內之策加倍之後實事求是聚精會神
芟夷復重筆削譌繆是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
居校讎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
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十知則何以辯堆
蠅之爲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塵能宿軼安
世默識爲得人伏念某生質晦冥天機驗淺染人
偽而愈愈久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圖在苒過壯
性不傷物慨稊生之怨憎居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
吃曩者技自邊邑擢處郊庠經汎爲通非有事門
之效器不周用動詒方枘之譏先皇帝志在育

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恨於雀駟賜劍猶存
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髦士之比有所
責莫邪干將為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
容然而地寒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顧惟教
落耳觸報聞豈意厯恩橫加弱植委蛇塵滓濯質
清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點計儻十
失五而在茲靜言伏思寔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
彌綸帝載翰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
揚事舉蓋曲盡於所長底是庸虛冒于甄錄謹當
思浚明之成德勤厥啓之殘聞砥節礪行以為備

臨淵履水而申誠桑諭之景尚冀於晚收管

微無忘於代匱上酬洪造次答厚知

與孫觀文啓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抗葦之艱畏

此間書居積道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啓處用康

伏以某官德崇國華知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

凋儻扶義而濟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力面之寄

夫倚伏之效功歷猶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蓋

有以無悶是故稱于文之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

言仲華之賢亦曰禡龍章而無愠矧以全德邁衆

連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逍遙而自得推
數循理已符頃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
勉所善毓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傅啓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謝參青宮六傳之貴保安
車賜几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某官全德
邁種英猷濟時士林以師保而允懷王室蒙股肱
而是賴雖大雅作誦老成重於典而高賢所存功
名付之天道由是辭台鼎之機任即侯服而偃藩
貌體之隆固弗遺於黃髮止足之計乃獨得於

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即逍遙於物外搏金之樂不
咸於疏公掛車之榮足踰於廣德竹帛所載今昔
同符政聞英聲側深景行高跡高門之地阻親長
者之謀瞻仰之誠一二奚既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蘇頌

嚮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
聯頌奧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
自承擁傳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鈿自寤未
遑緘候之儀占牘不忘首辱惠存之間聆布條之
伊始惟善俗之有方政務多聞福基衆厚伏以某

官與學敏識峻節孤風得古人之清通爲來者之
短獲郡邑之政沛然謔於民言臺閣之模稜乎肅
於朝著方倚直繩之用遽膺羊竹之行肯者由御
史而爲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郡守漢
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茲
出守聊爲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
之列行奉於帝俞策據顯華之塗允爲孤拙之庇
適臨啟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
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蘇軾

竊以天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餘文教表落
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之有以澄其
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後
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絲采之
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
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
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錢
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
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李韓

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
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
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用學者恭承王命親
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軼也遺
方之鄙人居碌碌無所稱道及未京師久不
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推其素
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
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
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
措笏跪起謝恩干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權

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
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
不問之策以致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
人之可知無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致
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
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
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軼才不迨
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
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
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

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
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
綦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已任恐
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
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
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用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
自今爲許國之始

賀揚龍圖啓

蘇

軾

伏審新政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
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
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
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其區區
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
而

謝應中制科啓

蘇

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
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稟不知其
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
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
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一者之相

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以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幾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

大化方今朝拜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言也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華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

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
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
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
素練邊事深知兵騎頃特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
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爲虛名軾最羨
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
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必在外無由至門
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執章得謝釋位言選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

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麻共增慶慰
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
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
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
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
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其蔽
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
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
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
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履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

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
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
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
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
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
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
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
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

賀呂副樞啓

蘇軾

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
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
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
可以折衝燕雀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
叔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
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
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
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
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
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

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
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
實倍倫等

賀文太尉啓

伏審孚號揚旌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
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
惟德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
豈獨一特之盛事恭惟留守大尉道本天合德爲
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
威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

黃髮而亮武王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
虜係頸長纓約束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傳
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少軾謫官
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
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
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
耀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突妄
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

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
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軼敢不服勤
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吝非常之遇息黠補
剽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蘇庠

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
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
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
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
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

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
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養今朝
洋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
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
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
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少而學
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事有狂狷嬰鱗之愚
溝中不顧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羨收拾已
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
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則廟堂之用言爲耆

蔡下同鄉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之丹心之
尚在冷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
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
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御大夫之憂早夜以思進
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士陳景榮於文
答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夫祿遂秀儒林黨
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
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
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

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同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
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
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
追述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
貴得士之嘉非我敢私軼哀病侵尋文思荒落敢
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
過煩臨貺寵以書詢求爲中窻之珍愧乏瓊瑤之
報

謝賈朝奉啓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孳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

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贍相之陵酌以隻雞
誰副橋公之約官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
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
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
孝義篤朋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
自嗟未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
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
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
盡

賀范端明啓

蘇少公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
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
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
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
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
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彌亮四世
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
有青蒲之言尚在金滕之匱白日一應浮雲自開
坐使爲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居
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恭政待即啓
安國

伏審參政待即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緒
紳協望竊以海嶽刑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
經綸盡聖賢相濟之成效是繫丞弼之重以底神
人之和蓋內揆百工坐弭瘼官之惠而外釐四鄙
默銷猾夏之謀時咨命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
千齡之胥契登億姓之具瞻恭惟某人文妙於古
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制作若出間暇議
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聲播在夷貊
北門持橐三朝積澗色之功東府秉均多士登稽
留之歎側聞孚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辱品
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嗟枯引
望門闌但馳悃悞

賀諫院舍人啓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象知清論歸美竊
以文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和
正之所歸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
物變之微替指坦明遂可格天順之動以至諭恩
懇惻隱民疫俗之變心中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
氣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

人易深豈恃經綸之大猷茲惟鼓舞之盛事矧欲
流風之復古屬當施惠以趨時宜席真質上副明
主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廉未百善
之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德務志力久形
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
謦諤霜臺恥混衆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
之懿欲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
後來之法振翼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搢紳交
頌燦然述作將建一家之言銳於討論庶追三代
之業盛際甫期於登贊庶休行被於康功稚辱眷
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眷辭深惟降挹之謙
祇益感銘之實

賀蔡密學啓

張戴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
付任所期蓋朝拜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
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脩禍福吉凶人
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初累治
勤浮議不能搖巨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
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
慶率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

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涓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
摧十七八九此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
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
患可悼而國力旣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
是三秦生齒存亡尉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
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
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檐石之儲
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
夙昔自信之心直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
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
不勝至幸引跋門仍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謝館閣校勘啓

林

希

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姑甚疑
而終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已何堪覩顏無措恭惟
本朝右文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因之書
遠伴治古之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秘閣
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峻俾資校讎百年之上
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庫之錄猶品類參差之不
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次其條目積有朽漬
寔忘本真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臣更定就給筆

札增置吏員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
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未不窮
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復重一新黃
卷之風盡銷白簡之蠹凡擇諸儒而共處或容賤
士於其間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太官之膳優存賦
業得專意以討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
奏課例進職名方其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
足道哉曩在沿平之初嘗預集賢之召才踰朞月
擿遘閔凶餘生僅存孤養甫迫比茲再至功已垂
成計其舊勞已實何有矧以平時著令先進諸公

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材之校試尚須第等言
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吳市莫獲
異書未過蜀人安知竒字由趨走州縣之賤登道
家之蓬山脫鈎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冊府併爲
僥倖徒速朝譏退思厥由何以致此茲乃伏遇留
守司徒侍郎台衡舊德社稷元勳鴻鈞運乎至和
以無弃物菁莪喜乎樂育罔有遺材得由下邑之
卑權陪諸生之後良以寅緣之舊迄茲亨會之欣
遂陋俾愚獲被嘉寵雖遠施者不以其報而自知
者所以爲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天祿石渠號稱

其最盛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楊雄得久於其中後
今簡帙甚繁鉛槧未經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就
其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實亦終老庶幾自娛
譬夫就市閱書委身為吏較前賁而已幸冀夙志
之可償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之所裁

謝中制料啓

蘇

轍

轍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予奪相乘不意聖
恩之曲加猶獲從吏殊之寵伏讀生命重積震惶
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
堪轍生於遠方有以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

疆已而力行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
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譴生事勢宜爾迨尋策
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日謂不及則曰志勤
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
又念利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
仰對言多迂濶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
是剛柔適中之士大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
畏其選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
介之賤所或能當轍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
憤俳為知士之所不許曰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

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若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為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為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牧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交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與世稱冕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誅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悅轍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之至

賀河陽文侍郎啓

蘇軾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深崇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曠、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迤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之莫繼民犹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林希休晉公奏林希休禮部尚書奏夫豈不勤哉
對鑿之命爾爾出處之集會樂以成之然留身法
時耳振也盡也亦以此之書而士月而而類也
不言而四下目則真也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此既自目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外審心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啓

上韓康公啓

程頤

定親書

程頤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曾肇

謝校勘啓

曾肇

謝中書舍人啓

曾肇

回馮如梅學士啓

曾肇

賀翰林曾學士啓

陳師道

謝館職啓

秦觀

婚書

秦

觀

荅林學士啓

張

未

潤州謝執政啓

張

未

賀潘奉議致仕啓

張

未

謝解啓

李

廌

回永興李待制啓

蔡

肇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啓

蔡

肇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啓

蔡

肇

賀陳履常教授啓

晁

補之

荅賀李祥改宣德啓

晁

補之

小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曾肇

審奉詔書改臨淮旬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

刑正言學有本原行無緇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

九能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召復

為攬轡之行內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

獲依善貨之仁未即趨風聚企德

謝校勘啓

曾

肇

叨榮非據猶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
之貴賤繫上所行國家稽古尚賢因能任職尊朝

廷以待非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材凡
預詳廷畢歸遶東豈容積累輒升如筆者稟
生多艱受性不敏幼賴母兄之教育長聞師友之
緒餘竊玩文辭居有瑞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
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學以阿世因緣干祿
詭勉入官顧山村獨往之姿之左右先容之助分
其流落望絕亨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聞塵埃之
未路濫姓名於冊府尸友教於上庠誦陳言於新
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為之會每見譏於踈闊愈自
信於行藏迨此歲成亦偕序進此蓋伏遇史館相

公秉心豈第爲世典刑樂育人材獎成士類顧惟
弱質久玷下陳徒窺天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
作蚤蒙叔引曲荷井包致葑菲之弗遺實陶鎔之
有素敢不紬尋舊學尊信所聞不攸不求肯易終
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之從非徒成自愛之
私亦以答大公之施與之士爲之變厚節奉之
章爲益而謝中書舍人啓具載自茲曾肇
叨居近著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觀虞
夏商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列于六藝之文
是爲歷代之寶豈獨一時肆筆矢言之士莫匪聖

賢之徒蓋其四海食味別殼之倫皆知道德之意
迨夫王迹旣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于之
贊名命猶能稱厥前世行於諸侯至兩漢之興文
章爲盛而三王之冊簡牘具存自茲以還去古彌
遠然而誦美陽之誥則文士爲之變風讀奉天之
書則武夫至於垂涕蓋以用人之得失繫於斯道
之盛衰豈茲妄庸可備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材
不逮人聞詩禮之緒餘僅傳糟粕議帝王之制作
未及門墻蚤緣彫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
縣人校圖書鄧高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

自媿驟玷承明歲月屢遷寵靈寔厚紀三朝之
功德書卷二聖之動言徒竊食於太官每覩顏於
文陛固盍投身於冗散豈堪廁跡於凝嚴冒居四
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俜弱質從屬車之清塵
蹇淺寡聞參外廷之末議雖去榮耀更積驚憂重
念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實蒙六
帝之恩世踐麟臺有懃良史家稱鳳閣尤愧前人
雖繫造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此蓋伏遇某官輔
成世教協贊人文樽楹侏儒雖小不廢掃苓雞壘
有用必收遂令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敢不勉進

薄技力行所知潤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輸海
岳之廣志則有餘冀收效於毫釐庶酬恩於萬一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為簪
紱之光伏惟慶慰知府學士賦性中和受材闕廊
質直好義久見推於士林平易近民矧兼明於吏
道蘭雖幽而自媚玉愈久而稱溫騎尉郎潛乏懷
鉉之逸直黃門久次微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
稱宦達未展及門之慶忽紆馮几之辭服誼甚高
銘心敢怠

賀翰林曾學士啓

內翰丈夫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
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
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
殷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
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
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弃諸侯乃下流之自
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
有與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廟朝
精調寢寤

辭歸東歸謝館職啓

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旣遠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隳未就於亥革惡已成於瘡痍三朞之內玉尊作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典而一奪但以偏親重老生計屢空聊復覩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

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東緼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葢尚慮謹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鄱宗西屬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竒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鈎刀或冀事功之可立

秦觀謝館職啓

蚤年擁芑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
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
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張與驥未婚
伏審光膺宸綍進直蘭臺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
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於
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
而爲一世之所尚蓋學問者君子之事職卑而待
之不輕詩書非俗吏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
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脫落等夷亦尉均稱

於宰相名旣如此人猶貴之而况將相之選踵武
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爲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
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
富父子濟美兄弟有勲行實著於家庭彊濟冠於
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窺竇立解已
進登於鄉棘復入直於道山豈專是正之功實示
超騰之漸未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墻嘗備
官屬當趨風於末坐乃首贄於長牋爲禮則勤循
分而懼孔鸞同列忘魯之卑飛珠玉鉅藏家驚輝
光於貧屋永爲好也何日志之

張實生未

伏以文章爲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
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爲在天而况修辭寡淺未涉
作者之流超世闕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閑置
散曩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未羈孤一
介憔悴餘生困筆楚者十年追饑寒於斗祿仕已
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
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
功遂游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
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散自安

義當引去

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思蓋

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
鏐蒙疾者未嘗遽廢大矣小楠施之各以其宜致
此枵虛未即稍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
林幽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痾
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未命製實賀潘奉議致仕啓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
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取忻愉竊以
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

之可期出試多違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荏苒
歲月時不待人顧瞻簪裳義則當止彼貪習無耻
老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
未餘漢廩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官游之
廩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逕莫非
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奧學淵源懿行金玉久
栖遲於未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
未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直道
亦祇自謝解啓

蘇氏自謝解啓

某官

田以萬

李

上

薦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飯牛版

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曾何科目蓋君子之學以
道義爲己任故古之仕者以鄉相爲當然有三顧
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
愧空文凡應舉覓官鄰於自鬻賓興久廢法禁益
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彀廡行年二十有
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甚拙
許國惟堅雖頗待詔於公車未得爲即於金馬屢
作遊客每歎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
知己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
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

資在賴遂將承教但竊欣愉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啓曹蔡國筆

蒙鄙之資頑鈍於事寸長尺短素分豈不自知利
後責先涉世蓋常如此衆譴不息公論莫逃自取
斥疏尚蒙全度東南佐郡鄉廬以得爲榮飽暖荷
恩家人恨降之晚勿違懷土竊復依仁伏惟某官
汪洋之學造微瑰琦之文絕衆久推雅量素著直
聲早登獻可之班暫輟承流之寄顧惟蹇薄每辱
矜憐賜第西清早忝同升之義讎書東觀晚叨聯
事之榮暨茲索米之窮亦拜指困之惠坐曹同力

慙無畫諾之良旁舍見容儻言歌呼之治愈隆問

望即被褒升願言其私預以爲念

賀陳履常教授啓

晁

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遊之良舊私慰喜以居
多竊惟國之末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
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
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耻夫屢獻不以
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耒故上安於有司之
匡匡糊名以爲公而士感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
爲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

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
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
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
諸公章數騰於當宇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
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
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爲與
行志苟存而皆可貽戕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
倍於儕等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補之

廷對宸拜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
德懿行不群令儀可度粵從幼學風有俊聲下惟
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洙
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
相求心均莫逆緝緝泚之何取極株枸之自留臨
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鴈欲來庶幾逢聲
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
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

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
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踈

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
成九轉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克廉
之貢謾爲入洛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乏青
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
祿仕擢備儒官詐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
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
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負者誰乃出下客人
共榮於入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
石渠祕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己以自求敢覬因人
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

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
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冊與世何尤不
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傷先病而後
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部適幸而
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
詎爲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
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
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一廉廩粟以偷安何罪
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廡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
更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

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黠勘視鞭朴之
喧囂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許
牒驅即復來鴈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關畏罪黽勉
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
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
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
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由愚懇
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
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
山而爲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

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寃顧頑闇之無
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
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
人樂盡其才引偃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困而
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
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火圖
裨報上副陶成美廕方休曾未虞於巨臂不才自
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昭雪謝執政啓

劉

跋

上聖端臨群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

寃鴻惟累朝欽慎庶獄匹夫輒尚戒毫釐之
差大臣見誣可容白黑之眩昨以禍起不測謗加
已亡陷燕桑之謀聖主覺其書詐抱田貫之義志
士或以死明備見不根之情猶施及嗣之罰窮海
萬里兩極弗歸毒癘三年一門垂盡肆龍飛而雲
變聿覓見而雪消藐是諸孤首蒙拯拔實雖甚厚
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坐而否則無
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屏錯於
群枉又刊落於舊章詔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某
官房杜在位丙魏有聲直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心

以應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間戚疎馴致上恩以
反存歿重惟先正早預嘗僚晚歲離騷魂竟招於
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痛
介侯之無祿霜露所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
未還吊恤之恩尚闕扶杖以聽終觀詔令之行造
膝而陳更賴弼諧之助言盡於此涕不自收

賀同州侍郎啓

晁

詠之

伏審抗疏中山易符左輔過家上冢榮動鄉邦入
境觀風喜交隣壤光塵在望跋扈載深恭以某官
識洞高明材資英博寃觀至理深達於天人遊戲

斯文仰參於造化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
同風故應變則慕文武而有餘惟守道則賈金石
而不屈姦謀自寢知汲黯之在朝正色弗回識張
公之論事卷舒不失平正進退愈見其忠弭節藩
宣貽三峯而少息秉鈞廊廟冠百辟以高騫詠之
固陋無聞羈孤寡與未列韓門之弟子詐先魯國
之儒生欣願執鞭庶幾發藥雖精神之每竭顧奔
走以無階聽益州之詩獲近陪於歌頌就河東之
賦實久待於吹噓翼翼自憐拳拳罔聲

謝永興待制啓

晁

詠之

竊階奏牘獲列賓僚素心每遠玷始平之屢薦故
人獨賀謂宣州之多賢與有欣榮豈徒感激伏念
詠之少知自信老迄不逢惟嗜書之甚愚更折臂
而弗悔自投筦庫殆欲半生力求田園便期歸老
子平之婚嫁未畢西華之兄弟皆貧坐此艱難猶
當龜勉然而施者積久而既倦貴或易忘而弗酬
欲冀一官彌嗟百拙此蓋伏遇某官慨然以風義
自任信乎非權勢可移力極窮途如謀已事凡當
辟置必欲招徠夫豈徒然曷以稱此惟昔人稱幕
中之客豈特專簿書期會之間而君子報國士之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蘇 轍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蘇 轍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蘇 轍

試策問一首

程 頤

省試策問二首

范 祖禹

策問一首

劉 跋

策問一首

晁 詠之

策問七首

歐 陽脩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

斯民其於教道

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

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

不成 大宋之興八十餘歲 明天子仁聖思致

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

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

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

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

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

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

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迺鮮近事實教

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迺而政易成有漸而民

不灰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
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
讓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
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
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
至漢出而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
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
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
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
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

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
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
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
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
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
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
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
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
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
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

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誅古盡去古制自漢以
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
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
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
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
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晚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
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
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郁
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
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
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
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
脩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
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
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
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
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
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

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政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榮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惶慄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爲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

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旣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是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期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然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若怨叛卒共起而亡

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傳書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政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燦然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于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矣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

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歟迹而其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言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

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嗣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于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

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復古當自何如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孰亦矣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今者以對

策問二首

劉敬

問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一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

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負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於下吏負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柰何諸生極意畫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果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爲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策問二首

范鎮

問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然學者不可以不知也當條八者之意與夫著于篇者之說則可以觀從政之能不能也

問契稷同出於嚳而分治商周方堯舜時功德俱施於民者及湯武有天下國號曰商號曰周以明受之於祖也高祖起漢中定秦暴虐號曰漢得之自己也國朝太祖受周禪平五代之亂起於宋號曰宋得之亦自己也僖祖嘗遷矣乃者復還而東向法商周乎抑法漢乎將前世亦有考乎其明言之

策問二首

張載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為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厚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上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

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
儒者風義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糴糗不厭
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
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爲身謀而
屈其道習久風變因不知求任非義而反羞循理
爲不能不知陰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
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脩阜四方
養士之財使寒俊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
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
問固將裨起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

得失

私試策問一首

蘇

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
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興亡而其所
以亂興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
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旣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
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
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旣
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
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憂則反

過於異姓遠矣景帝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以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呂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威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

誅官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官官旣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

歎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軾

軾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
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
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
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主之日吳漢宣之厲
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
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
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
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

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
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
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
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
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
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
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
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
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以辨
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

焉舉大義長徵辭夫之亦欲以之姑錄其略
公故皇而省試策問一首望之備與蘇法回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
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
之無爲而天助之難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
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
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
賓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
聞所謂一言而興邦脩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

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
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
而虎圈畜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
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
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
以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
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
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
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
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

爲賢歟漢文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
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進士策問三首
劉之

問古者藏冰以禦雹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
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
類凡此數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
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
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今不知其說如何爲
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族人之狀何若累世

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爲明之

爲長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今國家憲章字具毫
髮以上皆存約束而言治者常曰不盡人情其爲
吏者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
古或以謂宜簡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敦龐之人
以付之夫人不務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
度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私試進士策問二
蘇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

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
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義和曆皆以聰明睿智
之才而盡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後世官者至以
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四者方
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
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
百有餘年而有莫能辨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
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
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
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於古也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
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
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
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
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在朝廷鄉黨之間起居
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
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疑樂之可去而以
古人爲非者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
不如古者安在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
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饜
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
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難之幸
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
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陳其說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

頤

問士之所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
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

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
則古聖人何為教之勤勤如是豈期欺後世耶然
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
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
而已經術則解釋亂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
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
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
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
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修謹而可能
乎况無諸中不能彊於外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

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于篇

省試策問二首

范

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驕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於簾箔之前啓迪於方幅之內興利除害如醫者以毫芒之鍼刀圭之藥愈橐盲沉憊之疾不知其工妙之端也宜其天下爲之矚目二聖謂之有功孟子自謂放淫辭詎設行以承三聖程公力力較公之才固不在孟子之下然才高則多嫉位隆則招殃曾不旋踵讒言遽興未及中年百疾交作二聖方隆之眷而有云亡之嘆八十待養之親而嬰哭子之情善人堂堂擯死略盡爲家者將何賴焉始猶疑之人事今日乃知天極自天復何言哉嗚呼公之存不能共致其力公之歿不能一哭其

門徒然子知有愧古昔遺詞揮淚靈乎歆哉哭其
祭范忠宣公文 陳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
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告如著龜兩遭勅榜益
奮不移外禦元臭數蹈禍機國勢旣安奚恤我危
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
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跡是乃
無違三年遠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
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
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盲廢始

古何耶豈其學者論卑而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
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
爲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
之以王况不爲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
講之過也旣明矣而不行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
學者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舉而行之四代養士
於學校蓋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策問一首 劉 跋
問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末則本不立不制其末

則本烏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工之在官者六分
其官而工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
多寡之數以是爲稱猶患其赴之者衆則爲術以
權之不飭宮室不靡異服竒技淫巧以疑衆者殺
無赦當此之時持規矩繩墨以事上與游手末利
之人法度之外無敢爲也今承平歲久生齒充盛
繡組雕鏤賈生董子之所不能道者尚多有之而
戒禁之令漢唐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是而欲
事簡財省風俗朴厚以成德化之盛顧不悖哉今
將考古之所可行擇今之所宜禁諸君子以謂安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

策問一首

晁

詠之

問六卿之職旣廢 舉之法出於一時大抵苟簡
或文具易弊唐太宗嘗欲聽州郡辟召又將使人
自舉庶幾三代之風而魏鄭公以謂不可復鄭公
勸太宗行仁義其治應響荅固有志於古者至是
乃云不可復何耶夫賓興之法著於聖人之經可
攷而知也彼以爲不可復者其說果安在耶今以
四海九州之大士民之夥繁其選不過三歲之詔
是果能無遺材乎其進而仕于朝者非廟堂之灼

知則一限以吏部之格是果足以觀賢不肖使各
富其位乎前日嘗詔天下舉經行之士於其鄉矣
然詔下之日請謁者相屬其比試于有司已早矣
而見黜者又十八九特幸哀憐與之一官而其法
遂廢不用辟置之員歲增於舊一職之屬多至十
輩而議者病其太冗是豈本意哉是皆近古矣而
其効止如此又何耶今欲公天下之選盡人材之
實兼古今之便以追成周官人之盛宜必有術矣
其務終始究陳之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雜著

時鑑

柳

開

駁諭

神

放

碑解

孫

何

書異

丁

謂

責苟

賈

同

禁焚死

賈

同

望歲

高

弁

戲鰐魚文

陳

堯佐

州名急就章

歐陽脩

儒辱

孫復

補趙肅克州學教授詞

宋祁

時鑑

柳開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有栗氏因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泣全郡州以靜之明年春栗氏來歸魁猿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誡之

族盛早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于命取亡居夷鄰

德處險近賊蜀難通輶吳莫容舳肅萬羣姦推壘

倒關象踣圍矣蛟斃殼已蠶織曷存蟻微何奔虎

猛恃力逼死罔逸隼驚誠捷懷餌受緹小人為美

君子是恥所失若塵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

覆習禮可式翫兵竟慝然懼興禍貪慾生過徇意

成朋佛心見憎以畏卒漬苟悅爰奉謹政防亂慎

行避患缺王不補積滓非汚來紉往亟愚睽智樞

跡昭事著利合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深

淵有鮪有鱣保爾收宜胥樂在時刊文無窮作誠

永終

敗諭

种放

吳道字交爲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暇日或瞑目而坐或昂目而望皆有若思於學也然不幸生於隴西其地僻界西戎生民尚佛與鬼道若冥行於莽蒼絕跡之境無所索其途又日覩其父兄所習尚者惟浮屠之學於是化爲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然資識穎寤於其教獨能挾指端緒窺窮疵隙又傍觀列聖之書見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美君臣父子夫婦宗廟之儀則羞前之爲而自歎曰吾流何異夫井底蛙耳於是褫去浮屠之服而

加冠中從縉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告之曷自敗其道而反能居吾列乎生聞而疑以告予予歎曰夫自古聖賢合天履中通貫萬化依仁由義至公亡私生民賴焉萬物順焉斯可謂道也如彼浮屠氏乃夷狄之一法耳曷將謂道乎若能外夷貊偏邪之法即皇極大中之道棄恠誕詭雜之跡田忠孝雅正之途爲順乎爲不順乎爾能吐其肥食蔬糲脫綺纈衣布褐出廣廈安窮廬孜孜伏誦列聖之書求列聖之心雖昔之輦流信然千百其聲隨而吠之能捩然不顧此非有夷齊獨立自明

之才而能若是者幾希嗚呼冠弁其首褻博其服
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策名進身予知其儒
也而浮屠揚墨其行者謂生自敗其道果孰謂自
敗其道者耶夫百工技能學之既至雖不售不用
減能自信愛而不易他技者慎其本也惡有學仁
義禮樂反不能自信愛而爲人盡惑者邪孟子曰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
者也又揚子云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生
方出幽谷遷喬木矣故作敗諭以進之亦欲果其
志也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孰東
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
者作碑解以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
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
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
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譏祖考稱述器用因
鐫刻而垂乎監誡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
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
可矣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

斯可矣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孟几杖皆有
銘就而稱之曰盤孟孟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
指其文曰盤曰孟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
之今人之爲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
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
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曰公室
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相
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相喪大記曰君葬四
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
者曰碑相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緋繞之間之

而爲者也雖 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追
李翱爲高隱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
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
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緋麗牲之具而
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
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榆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
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
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
性謂之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
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諛諛者則如

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以涉道猶淺膏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土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

高而夸爲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况又於何爲進士同年故爲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太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書異

淳化元年許夏旱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風拔木屋瓦悉飄人以爲神龍所經雖駭而不異士同其辭大夫曰然吁可憫也春秋書災於其國其國之君膺

之談有流變則方訪諸史卜顧其政事貶往而脩
來以應天之變以承天之戒是天不虛謫人有誠
應也今則不然都諸侯之位災異屬之則曰非吾
土也其天王膺之又曰在吾治內吾將聞之示吾
不政也於是又止之民命繫之部邑倚之事有善
則曰吾之力及之不祥則曰係邦國之曆數在人
主之脩復也忌人言而恥言於人曷見其訪卜史
也斷曆數而推之於人主曷見其顧政事也人居
得聞之而審之以貶損而應之斯可矣矧又畏而
不使聞之乎語曰迅雷風烈別變畏天怒也况若

此之異耶苟爲政者見而不顧則蒼生何恃哉天
之警戒何示哉仲尼書之於經蓋垂訓也况目之
乎豈觀書者不取古乎爲政者將違天乎嗚呼欲
共理者慎求諸

責荀

賈

同

荀况死舊矣其言存于書亦聖人仁義禮樂之談
也然其作非十二子篇則它器魏牟首之陳仲史
鱸次之墨翟宋鉞又次之慎到田駢又次之惠施
鄧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軻亦未其數爲十二焉而
各序其道於下謂子思孟軻則曰略法先王而不

知其統然而才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
之五行甚僻而遠無類幽隱而無說閑約而不解案
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
軻和之世俗之講猶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
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後世是則
子思孟軻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為道之王者曰仲
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說如是而天下之害
除仁之事畢矣其處子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
乎今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
四篇者孟軻之述也其言其道則孔氏而未未有似

之者也今以荀之書比之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
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體矣故唐韓愈但儕之揚
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其見其無謂也又上十
二子為六偶者咸均道而言之也則子弓者亦道
均于仲尼乎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垂于後
世事不顯于當時乎何仲尼之後未常稱之而泯
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天仲尼之道孟軻學
而行之吾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學仲尼
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為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
是堯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

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觀此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貴荀以示來者

禁焚死

賈孟曰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歿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于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爲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

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槨廬三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况自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屍于中野使烏鳶狐狸糞食之不猶愈于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爲之或以守戩徼遠死于千里之家而不肖子孫不能護全其喪以歸柩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由喜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貴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

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去有種
慮矣其後者而樊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也
脩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先世積殃遺
子孫則雖煩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喪門之教西
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
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
經邪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望歲

高 弁

高子以民荐饑而望歲或曰吾聞之君子之治民
也不患貧而患不安是故九年洪水無害堯之爲

聖七載大旱無捐湯之爲明也對曰堯湯水旱不
可以過於今世也過於今之世則離也古之人
一夫不耕則必憂其饑一婦不織則必受其寒三
年耕者有一年之儲歛之於饒而民不以爲暴施
之於不足而官有美穀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以相
資生事有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今則不然耕
織之民以力不足或人於工商之民乘法凌遲或
數皆農所爲也而未之禁工商之民乘法凌遲或
雜於士也入於農者萬無一焉是則耕織之民日
耗而耳食鮮衣者日耕織之民日耗則田荒而

桑枯矣田荒而桑枯則雖勤而利薄矣其食鮮衣
者目寢則分分爭爭之不是則其歛於民民無時以荒
田枯桑給無時之歛雖急猶將無獲也其有官守
者其名出於士也其實在商工也執人之法劫民
之財不恤其有丑曰富國家者我也我能剝削以
悅於上是非商也哉畏人之威奪人之力不恤其
老疾幼弱曰勤王事者我也我能曲巧以盡民力
是非工也哉及其取賞也苟未如意則非其止曰
我功倍矣我勞多矣而賞不至雖有禹稷周召何
以得盡心也嗚呼水誠害也而可為國器以魚曰干

誠災也而可為澆溉以田倍力為之半法而輸之
民且安焉暴虐之吏過於水旱遠矣雖有良田不
得而耕雖有條桑不得而蠶膏雨和風蓬蒿之茂
也蓬蒿茂而豺狼寇盜聚焉豺狼寇盜不煞人民
不足以止其貪上有無時之求中有剝削曲巧之
政下有豺狼寇盜之害民何所措其手足是故古
之凶歲民無菜色今之有年不免饑寒矣聚歛之
吏可聞而不可見見之必有悅人之心可誅而不
可賞賞之必有亂天下之至何以言之外無私於
民似清也是可悅也內以取君之心其貪無狀也

是可亂也彼窮民而實府庫者猶刎頸血以灌其
腹腹其未滿而首墮矣堯湯水旱不可以過於今
世也過於今之世則離也

戮鰐魚文

陳矣堯佐

己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
鰐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爲之讚凡好事者即
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
群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疏黃張氏子年始十六
與其母濯于江溪倏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
洎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

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傳
昆蟲草木裕如也鰐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
是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劔縣邑李公詔郡吏楊照
擎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
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
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
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鰐魚恃遠與險毒
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
文公授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鰐魚之有知也若
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

當請于帝躬與鰐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
且曰苟遇網輒止伏不能舉繇是左右前後力者
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
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
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
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
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
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
令嚴於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乎大
怨宣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

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
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恠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鰐兮二者之異不
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而食之胡為虐兮
榮榮毋俾何 兮予實命吏顏斯作兮害而弗
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
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
鼓召眾春而斲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州名急就章其感蓋出於歐陽脩
叙曰古者史掌文卷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

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
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學之流而昔
顏籀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
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氣集
州名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
章曰
別州自禹郤於秦廢置經華難具陳皇家垂統天
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耳或異吏
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
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遶裔孤音無比隰集梓

泗劔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變綏隨果
賀播滑達越和何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
沙嘉巴鳳隴雍宋歛峽合疊溜賀思師化雅華夏
密吉蔚悉永郢鼎穎不宜吃訥又如保郛道趙耀
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實宥湊愚充
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柳黠蜀濮福
睦復睦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貌石益德
璧八音相望廣象相闡白絳蔣堂宥白聞來台懷
白階崖雷梅白澧棟冀利白濟薊費智白鄭鄧定
孟白慶應靜勝白廡潭儋南白嵐鹽甘崑白至於

許汝婆處句楚晉路叙古句魏惠桂貴句遂具瑞

雋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句有岳鄂毫薄洛

白莫涿翔句廓拓句眉黎齊池斬句施伊西夷溪句

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印通龍洪蓬蒙

句邕同戎忠松籠句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擅

醴蘭潘田壘句湖蘇舒除廬渝瀘句梧涌徐廊扶

儒禺句秦紀麟汾句均陳温春句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抗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

句洋昌讓長句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

沼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吳營平庭澄句聯句

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卒若物有疑

似同音異字則有陵壘原表府撫乾虔濱賓融容

洪全泉綉秀易翼渠衢歸媽句葵恭汴辯涼梁祁

歧鄣單宿肅礧慈維句峯豐豐豐沂宜及儀乃一

競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

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陽定

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

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奇嵐火山順安寧化

實控三邊其餘瑣句皆不足言其後因高靈龍當四州偶道不

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具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于其端始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目棄禮樂以塗

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幸而競趨之現其相爭為群紛、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使人賊亂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与人爭譽亦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

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
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
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
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蕪崇絕其根本矣嗚呼
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
之者多矣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
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
其將柰何其將柰何故作儒辱

補趙肅元州李教授詞一宗其時祁

士之入季至大成又因夙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

之域以居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今隸業之彥稟
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振闡拂所蒙而光明之得
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 補君州李教
授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
 死無謚故士下同之及至於周幼而名冠而字死
 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盛
 矣文哉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勝質兩周之道不
 勝其文其斯之謂歟賞罰窮矣劉子曰古之為謚
 者有取也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賢者取賢稱焉
 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
 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瑛也劉子曰爵而不謚周
 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哉由文

已哉嘉魯哀公誅尼父合於謚法堯舜禹湯之志
 作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擊述而不作曰彭信
 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幾曰淵不
 幸短命曰淵和不流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智適時曰
 俞審武子進退寡過曰瑗玉也恭儉好礼曰嬰子嬰清淨
 無為曰聃老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直而
 不撓曰盱向叔輕爵守節曰札子季居敬行簡曰雍孝
 友睦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
 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藝敏給曰求素求

勇而知義曰由野文學博識曰商野容貌矜莊曰

張顛孫顛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雕不得中庸曰督贈言

合聖人曰若子有敬慎威儀曰華西公有德疾憂曰冉

伯知德中庸曰伋野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

逸夷反性躬禮曰況鮑兼愛尚賢曰翟上同遵儉

曰翟羿救攻上闔曰鈇鏃獨善為我曰居陽子庖

言日出曰周莊絜白而污曰皓晷言行執物曰舒

董仲舒簡易多聞曰向劉守死善道曰勝龔覃思寡欲

曰雄楊審音知化曰曠巧歷紀倫曰衡張平達數

知來曰輅管博物多愛曰遷良史實錄曰遷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

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

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

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

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

下之刑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已之刑

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

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

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王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鬻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刑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刑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齋七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

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祗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損生其次戮流刑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遂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

謂和為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祭榮辱之分和不裒其身而裒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賢刃之自宮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為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己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傳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太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主者求之也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挑蒯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弃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

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亦周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使貢埋之曰立聞之也敵惟不棄為埋馬也敵蓋不棄為埋狗也而立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

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誣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被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被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况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未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

何為惡之哉

閔習

王安石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可亦也明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昏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昏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

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許氏世譜

王安石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大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

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蓋宋子侯惲嚴侯積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蓋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俊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揚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蜀後八蜀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

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楮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特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聞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為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如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為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竒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竒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

洵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洵孫珪為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庶子懋生身為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圍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圍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因恩侯與敬宗俱為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為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

欽明亦遇殺欽明為涼州都督按行卒遇突厥亦執使說降至靈州顧為度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為將而親為之下久之食乏無助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沉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

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愚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
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
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
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驚愧之因
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
聞者滋以規為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
評事生遂遂迥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
汝獨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
恩羣臣遂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為將作監主
簿遂生俞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

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
今稱之俞兩子均均為進士述字景山嘗上書江南
李氏李氏歎奇之以為宗文館校書郎歲中拜監察御
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為
與已合知與元府起鄴侯廢堰以利民治豐荆楊
三州為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
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為嫁其女如已子有子五人
恂黃州錄事參置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為太
子中舍僉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
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

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
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為其使待制天章閣
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村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
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毋如伯通
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為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
仕^孝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為進士
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為太廟齋郎臨川
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
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
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

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君伯夷者
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
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變臯羅虎之徒俱出
而馳焉其孰能概之邪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楊子之自序
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
空自甚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
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

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跋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濛曼漶略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

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善成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叮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繫之以六經

之言而不悖事使聖人後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
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
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
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
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
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
異哉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
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
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
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

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
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
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地
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
為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遠
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
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老終且學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非自為乳
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報棄去之二十餘

科名聞喜宴獨不戴夜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
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
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
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
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
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
吾記天聖中元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

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
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
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叙然後
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
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類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
禁忍助之乎久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
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
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
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

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封上曰卿為清望
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有果
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
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
俸不少而自奉者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
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
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
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
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
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

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
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
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
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
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
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
盜或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饁粥以糊口孟僖
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濼篠稅孔
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知其及禍

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
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
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
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
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
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雜識二首

曾

鞏

孫之翰言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
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
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

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
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
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
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
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
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
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
之甫迺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
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
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

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
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
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
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
曆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
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
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
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則皆為智高所推
陷人遣楊政孫馮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 仁宗

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
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
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
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
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
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
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
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
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
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

虜楊畋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
請托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躍之徒皆
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
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
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
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
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手賊有功
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
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
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

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
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
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眾
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
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
禦之備昔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
之以徇於是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
嘗聞聲耳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
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
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鼓弓弩皆

數重所將精錢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
諸將屢敗屢走嘗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英宗廟
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
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杖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
法斬之惟蘇緘在其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
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
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
賊謀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眾半夜時度崑
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
風雨時吾不敢來五口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

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
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
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
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
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
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
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
所料青坐堂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
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壹時武人崛起者乎
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

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
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
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
於青者如此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雜著

告友

記客言

臨淄尉考詞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

錄事參軍考詞

道旁父老言

自訟

王 回
王 向
黃 庶
傳 堯俞
傳 堯俞
傳 堯俞
王 令
劉 恕

東坡酒經

蘇軾

遂醫曹

龔鼎臣

吊鑄鐘文

秦觀

青沈文貽知默姓

陳瓘

告友

王回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

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里有善下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

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記客言

王

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方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歆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驢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鬪會明老弱略尽士卒爭

獲過當悉已疲番軍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鬪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董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嚮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及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議未熟都監郭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不足為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

馬遮去路矣不知獨去便乎曰獨去審易即有險
欲誰倚邪應曰借今覆發得百人何可倚者請立
表候日投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遲乃下令軍
中皆完陣自固敢妄發一刃入敵師軌應從軍背
出行十里許至德和軍軍聞應來白開壁欵內德
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聞大尉已戰
舍人耳身在行陣反西來欵西背與賊邪應杖馬
立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
還曰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
為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正為信耳安須符太

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
重敢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
畏避本不在符曰執應縛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
令死此可不疑德和固怯聞敵大殊不敢去應連
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夫
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使欵避兵自
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此軍隨至
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
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士戰連三北德和軍
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持大

鐵稍橫突之所當，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比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索，下輒為應，所斷能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迫！」漢兵留十餘，努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太尉失軍，不還邊。大盤言承愛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遠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虜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德和一軍。宣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

曰：邊鄙有事，卿大夫為朕率身戎行，狀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敗邊事。朕唯一二將帥失身，鼓鞶終無慰朕西顧惻惻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聽以父兄任為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十餘輩與俱，各解甲吮傷，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人望見，敗馬行自取之，棄士卒馳去。促後卒皆呼曰：「今人捨我，徒邪？」應俞促馬，顧謂趨環州來，應及環州。日以失玉將疑，未敢見。既而聞黃德和斬已從生，死者封遂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弟緣。

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父聞郭應死客獨引延州卒言質之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時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邪

臨淄尉考詞

黃庶

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為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約踴多盜今臨淄屬一歲之狀視他縣者總幾人而已前件官為尉蓋有助云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堯俞

夫尉職捕盜而賞罰最著唯用得失多少為差汜水縣前山溪而大河橫其後舊多椎埋為姦今周歲無盜非畏尉而不為乎顧不賢于得盜多者哉雖賞不及尚宜優其課等可考中上

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

堯俞

古者三載考績今則歲第之非責吏事嚴切謹密者哉前件官兩會其課有勞無疵亦可謂勤吏矣可考中中

錄事參軍考詞

堯俞

紀綱掾地名右曹職典諸事竊比他局宜須得人

前件官檢身廉平臨吏精敏載第其課衆謂為能
固當少褒且勸不飭可考中中

道旁父老言

王

令

道旁父老鬣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
遇而嗟之父老曰小子何為嗟荅曰翁老矣衣食
不足以勝寒飢筋力已疲不肖竊有志者故敢嗟
父曰子來前吾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大者懷誼
然則戶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
無乃亦宜馬牛其思歟荅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
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者游惰之民爾難

然翁胡為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不足以償租
賤子孫散去不能見保然則為老人者尚不罪邪
謝之曰翁無多怨歲饑爾柰之何父怒曰飢何罪
邪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其來九皮而歸曰羊
病死奚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
志之有邪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自訟

劉

怨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指介剛直忿
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
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大甚不卹怨怒事上方

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山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詭不知止任性不避既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辨愜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

費款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斯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朽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麵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十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

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昔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齏按而并泐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二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筭半日取所謂羸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解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取猛也筭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述醫固

龍其

鼎臣

周官載醫國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革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誣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癘疫之苦率以為天時被是疾非醫國藥

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鷄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早其疾氣之毒日相熏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聞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它繇覡師之勝

醫師耳嗚呼覡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內神鬼冥諸外良藥所以治內也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恤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歟夫嫁茂田疇為蝗蝥所害唯能悉除蝗蝥則稼之秀可實也家蓄高賢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刃持挺或殺或捕則貨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胃陰陽之氣輒遇厲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脉授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而用曷異不除螟蠶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

求家貨之全決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為事要先朝編輯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纖悉及慶曆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連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為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惑邪誕而天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泰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附之道以正紂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慮已實之俗尚安故熊不知醫効之神倍禱淫

祀之鬼故刻詞以告嘉祐四年七月二十日述

吊鑄鐘文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鑄鐘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尾向左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鉦舞鏞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實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字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昔時器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治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忠肅之碑材實其所述歐陽

詹聞而吊之以詞予悲夫鐃鍾鼓樂之器先王所
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
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
泥塗無所自効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
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吊之詞曰嗚呼衆萬之
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美姬夕為
樵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躓清餓和黜刑
土眇貴生犢失明得駁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
還於一氣傳曰黃鐘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
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鐃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

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柳雖久不見瑕亦
爰有兩藥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擬
之環傳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
腥臭嗟筍篴之一絳遽月弦之幾殼幸陽愆而水
涸天日悅其復觀謂庭貢之是克獲効鳴於金奏
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力大訓天
球可圖秦璽漢劍趙璧隋珠捷為之磬汾陽之鼎
曲阜之履大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
斗錯刁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
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

統和元氣舞獸儀凰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
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
殆藻盤之不如矧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
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齋雖
從人革其質不變一悔一明昔者旣然積而復起
可笑畢乎嗚呼鍾乎今焉在手豈復為激宮流羽
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服易制以周於用手
豈為錢為鑄為錘為金以供耕稼之職將為鼎鼐
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豫巍然瞻仰
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裴蹄之形翕然阮今祁國乎
豈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
乎將為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
乎新故相代不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
泯沒草亡木卒嗚呼鑄鍾又將奚歸

責沉文貽知默姪

陳

瓘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徒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
語可易而為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
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習其
所目習者未嘗祭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貌
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

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厚務學之要在於求
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殆顏之人將孰師
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
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百憂遠其事
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
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
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
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
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
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

不鑑哉予先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
校書郎死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
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入之曰不
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
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
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議也宗軍之初兄孫
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
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繆予始
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
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洵染薰鑄有自來矣舉能

步於南溟觀洪濶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
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
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
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
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
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
語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
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
曰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
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

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對問

應責

答客問

論客

反求齋對

移文

三山移文

跋奚移文

連珠

柳開

尹源

劉敞

謝逸

宋白

黃庭堅

連珠二首

徐鉉

連珠一首

晏殊

連珠一首

宋庠

連珠一首

劉放

應責

柳開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

豐於己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千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足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友身將以言化于人胡後于

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又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宮中衆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則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答客問

客謂予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為大曰無過為大客曰過之為言朱中之謂也為臣有是則悖於事而

害於治君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為不忠惑矣曰余
尸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為過無跡可
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為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
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為
宰相為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
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為郡為邑以至廉
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
知奉法爾違迺辟也若此者不惟特君以為無過
天下之人亦以為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外相
濟以成其俗則固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

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
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
之謗若此者不惟特君以為過天下之人亦以為
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
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於愛
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
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
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
以為已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
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為過也孔光張禹所以

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
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諭客

劉敞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
事自薦者其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
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哀者
作諭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
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勳流於竹帛
盛德載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薦此
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

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
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
不過二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
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
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
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
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
後及則互相糾訐鄉鄰為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
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嚴隙
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

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
先生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者毋死
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
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
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
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田野用
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
召對之日從容盜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
退必曰頻來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

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
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
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
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
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
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特王荆
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
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以功利神宗始疑其

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
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下合事出必論列數
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
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
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
黜青與利之臣日進言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
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
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
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

者悉伯高傳說之流藏於巖野伊尹太師之品逸
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躬聽卑之操使非常
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
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
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
百矢之勇來率正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
者無所拂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鑿
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未夷羣兇
之高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
越鑿齒受今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

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面螻蟻之
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
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
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蠢之氓困
於戈鋌積尸為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剝者蓋五十
餘年上帝眷之乃命 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
猶有殘孽弗率弗祀 太宗平之 真宗成之至
於制作之道似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
汾考百王 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
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

六籍謹款元會款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
後嗣遵其矩大常肆其儀參於六經未於萬年澤
漏於重溟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典謨之篇
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
以拳拳也何必蘇張於乎世孫矣於異類終無益
於王道空自絕於聖治客徒笑我暗於事機我亦
悲客噪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
而謝曰荒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
矣

反求齋對

謝又未逸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比求名於今其名曰反求李
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予不聞楚國之盜者
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
烏穴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
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
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
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何也鄰之子曰子
無怒國人尤已也子能為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
而不為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
不出矣黨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

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
不反求諸已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
諸已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
反諸已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
則反諸已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
不反求諸已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日攘其物
而怒人也尤已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
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李子名紘字明服余表弟
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三山移文

三山之英十洲之靈排烟拂霧勒移山庭夫以道
遠玄俗之姿縹緲飛仙之狀控白鶴於雲未驂青
鸞於天上吾方知之矣若其冥冥帝先杳杳象外
厭浮世而龍攄曳天倪而蟬蛻聆白雪於太虛挹
流霞於上界固亦有焉豈其多靡輕浮猖狂迅速
習夏癸之奢用商辛之酷將大道以為戲勸萬民
而逞欲何其謬哉嗚呼龍馭不存鼎湖長往萬古
千秋英靈眇嚮世有秦皇爰及漢帝既崇登高益
驕益熾然而貌學希夷情忘禱籙竊祀神山濫封

東嶽汗吾直嵐輕吾上藥雖篤志於仙材竟無心
於天爵其始至也將拍洪涯挹浮丘捐百揆棄諸
侯龜梁架日劍氣凌秋或思玉皇可接或憶金僊
共遊廢元元以不治仰蒼蒼而是求燕昭何足比
子晉不能儔及其妄說斯行貪誠彌勇智刃揮霍
靈臺飛動乃閱意海隅窮奢世上汎樓船而濟重
溟建祈年而侔大壯蘭橈馥其天風桂棟凌乎展
象望仙闕而何極顧人寰而如喪至其儼霞冠垂
珠綬履鳳文之鳥列蛟龍之繡焚百和於筵上輝
九華於坐右羽旆爭聳瑤壇競開丹臺紫府在何

處白鳳青鸞猶未來大寶非責三清是屬恥萬機
之瑣屑隘六合之局促將紀號於真圖任銷摩於
帝錄希風七十君委政三十轂使我徒費赤虛萬嘗
輕舉徐福不歸安期誰侶文成五利並虛詞太一
上元徒延佇至於栢梁灰燼承露飄零申帳空兮
暮煙怨羽人去兮秋風驚鷲昔求長生躋壽域今見
委骨在窮塵是知碧海汪洋瀛洲浩渺 入爭奇
蓬萊竦峭慨沙立之云亡悲茂陵而誰弔故其露
慘長寒風啼自咽秋草淒涼春花愁絕嗟羅綺之
皆空歎地臺之已滅且未奄有神器化育羣生將

天地以合德與日月而齊明豈可使鳳衣寂寥龍
圖銷毀帝道荒蕪天潢泥滓 於幼路教臣民

而以詭宜局玉洞掩天關揚大霧湧驚濤隔袂風
於海上社妾魄於雲端於是噴波如山怒雲寡色
斥二主之訛謬警後王之道德請為治世君無俟
賓天客

跋奚移文

黃

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廼得跋奚躡
跚離疏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達力樞三姬挽不
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

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疾百羊在谷
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
其指搗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
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
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所不逮寸有
所罅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負不可當履坐而
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其聾者之日
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
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
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第

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
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
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令誑飭
農入庖舍滌鎗淪金料簡蔬茹留精點痛齧肉法
歆方膾魚法歆長起漉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
勿投醯醢曰晚用薑葱漆不歆焦旋菹不歆黃飯
不歆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斟酌
薌芼生熟必告媿媿臨食肥垢捺髮染指鈿杓最
裁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闕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
杖拭蠲潔寢匙覆椀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爲

行牝牝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襦器穢器淨謹循
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施鬱鬱為黃紅螺蚌光授
藍杵草茅菟豪皂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
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噉雞棲
桀構推門關閉護草竊飲飯猫犬埋塞鼠穴凡鳥
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醜皆汝之罪也春蠶三
臥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蓐蕉絰
絺綌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半
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蒸扇涼密冰薰艾出蚊水
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懷彈驅嚇飛鳥

無得吮膏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瘡痂吐嘔天寒置
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捫凍無事倚牆鞵履
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
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跛奚對曰
我缺於是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子曰
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連珠

連珠二首

徐

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
踈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齊險險

莫而取捨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
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祖徠不易其貞
矢載橐董澤不渝其利

連珠一首

晏殊

時平德合乘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
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郭
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鄠公也裴

連珠一首

宋庠

山有榱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
田者半菽而飽廩有驥騄之乘掌廩者贏股而步

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
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廩者有上駟之御此所
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
於用力

連珠一首

劉攽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
故以桀詐桀可容於徽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

往

余

靖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

往

丙為左僕射門立榮戟其子封國公復請

立戟儀曹不許

余

靖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琴

余

靖

乙為政請隨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

過百雉

余

靖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許云

家口已離本任

余

靖

甲為縣令壬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

縣訟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

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

也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

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鬪不至傷

勅許在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

可乎

王

回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
乘與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
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
恩律不應經 王

琴操

懷婦操

劉 敬

蟋蟀在堂歲去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婦畏
簡書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
婦友用畏

醉翁操

琅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
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
士沈遵聞之往道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踈
宕而音韻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
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
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
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損館
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王潤道人崔閑特妙於
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
補之云

琅然清園誰彈響音應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
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

此賢

泛聲

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

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面困思翁無歲

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於忽操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願也表曰然則何謂

公曰我可歌乎既歌命弟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

明鼓自曠之耳龍耳者亦有耳

一本作何有於

東王良之子

兮後車載之前行臉以既覆後兮後逐逐其猶來雖

目盼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墨繩以聽人兮

雖班輸亦奚以為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椽櫨榱榱之累重顧

柱小之奈何方風兩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

坐以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難斯飛誰得之吾

方飢而羈謂豕斯容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

吾方飢而後噫雞兮豕兮死以是兮

晝操

孟子去齊舍於晝作

林

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兮其去
何為吾行或使兮止或尼之毋嗟吾行兮於此遲
遲棄其量黼兮龠撮安施鈞石則委兮亦可用於
銖縈顧曠咨嗟兮人曷余疑嗚呼余歸兮已而已
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

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不基居中土以制肆方
坐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
鑒黃國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駁奔而荐至舟車

輻湊以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
法天崇道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
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致懸法象以
授人肝食視朝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
於民謠物情而照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
立兵不試邊陲無金單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
箱之詠敦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賁貢輸琛異
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卜
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疆漢乃春京畿之千
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

推於廣斤閭闔最號於便蕃豈惟俠少之場所謂
帝王之宅暖求控壓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黃離
位隆蒼虔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勤主鬯承桃爰
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
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吠犬以堪
驚王燭均調無端午而可問於是決斷簿書之眼
經營土衣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絕藝恒
斤者成市荷鋪者如雲度榷捕把梓之村召丹腹
朽慢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蝶竦以蜿蜒
瓦疊鴛鴦而迄邈而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

四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
於巍峩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
兒郎偉今茲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
散金錢而滿地堆餅餌以如山卮酒瓊肴盈樽滿
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單醪實腹而飡固如填於
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
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
鼓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

首藉編高低
拋梁南跼鳥浪泊聖恩覃大具明珠盈帑藏崔嵬
銅柱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漠胡無人待上陰
山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顯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
雲際峩仙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太詫家家樓閣倚情空處處
絃歌樂皇化

伏願拋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
大椿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
於厚載前星冰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僚屬森森
天府之賓從盡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
將吏奔趨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
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絕寇攘夜戶而從茲不閉人
無爭訟圜扉而自此常空百姓咸躋於壽域八方
悉被於仁風然後我皇帝之千秋萬歲長端拱
以居中

英德殿上梁文 王實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

宅嗣開宏構追奉粹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
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
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
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與忽往趨然姑射山
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
之弓劔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思
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熒未改
三年之政乃眷熏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
協前彞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
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

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
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
獻大宛金馬不須齋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聞嶺
徼萬艘輸畫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鑼即看呼韓渭上
朝休誇實憲燕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

來金輿玉笋年年往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隕社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
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無祿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
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
之良家傳慶譽代襲先有一心而顯相保饋祀
之無疆

披雲樓上梁文

陳師道

夙夜在父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
勤惟此東州稱為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漁之風

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抱鼓不鳴聞
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疆土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
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
臨華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
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遊老幼之歡娛爰
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
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御尾繫江潭朝濟已作豐年雨暑飲
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
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鬪及明時千里
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岩堯逮千丈房心堆璨近簷楹海岱
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
旋墻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賜雨以時水宿塗行夜
無風露之警言益縑鎌割家有囊橐示之餘因園一空

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度
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

救療

余

靖

逋播未擒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遭迴苟或貴
其容姦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祗役職在追逃力
而拘之飢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困獸之鬪方勞
眷彼遵塗土之人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惠
然肯來憂在族姻彼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

諒合原其執心網恐漏於吞舟固宜非力病方深
於易實安得忘情徒歎詰其圖全未可罪其為已
囚其亡命雖追捕以收先人各有親當患難而自
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逋逃之黨未除遽令適我
瞑眩之求不濟則歎怒誰職且異於追胥罰難加
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
而往 余 靖

協謀抵禁法有減論冒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
而同往豈原心而成殊丙德之弗修動而有悔不

如已者方踰數仞之墻因而從之遂懼三尺之法
自踈明慎猶啓薄言况穴隙以相從惟蕪茨而是
履前王著令徒攀共犯之條君子嚮儒盍守獨行
之節矧府寺之收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
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慙由徑之非雖曰比之
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遽云職汝之由詳
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咎將誰執戚實已招視籬
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為過別冒漢家之網或異首
科自絕蒲人之祛諒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
之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訴

丙為左僕射門立棨戟其子封國公復
請立戟儀曹不許
余靖

位庶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闕
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鵠印傳家蟬聯龍衣寵斗
樞踰貴既升八座之榮社土啓封遂及一經之嗣
胡為令子罔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
位勲崇三品請頒立架之儀展矣攸司詳大夫體
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
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况乎尊有歷
卑之文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

人焉古之道也恩榮沓至任旅高穎之勲制度罔
愆宜喜柳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芳
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權善祭戟寧聞於再頒必
採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宴安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愆
於所止亦何怒於相隨乙德之不修動而有悔安
身克謹當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比遭喪之變
眷惟益友深達彝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

凶五禮遂矯辭於禍災縱未盡於嫌疑抑已陳於規誨進退可度燕衣將亂於悲哀居處不莊環經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言所斯克舉其儀孰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縗裳揖讓周旋固可譏於牀第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於知生况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政容並進雖與言偃之非問疾同辭耳守仲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謂何

乙為政請隳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啓見機之謀當許復隍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羣方推許國之忠遽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切控帶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陳良筭允叶明謀庇民無假於深池頽墻願填於濬洫且赫連定霸雖增蒸土之勞士為知權寧慎實新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在邊之譏蓋虞乎讎必保焉蓋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也

之忠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許
云家口已離本任

食饗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
其去官遂不思於絮已丁也才高有位秋滿將遷
飛鳳啼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
羞謂行邁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
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擯
實惟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
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

豈曰能謀重耳受殮蓋當於旅食叔向反錦益愧
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疪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
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啓奸遽恣貪貪狼之本性縱
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爲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
詣縣訟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
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
何爲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
劾甲故出丙罪甲曰聞不至傷敕許在
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令親民而毆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今
釋一醉忿相毆笞四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
相失之交毆民於善而責士以君子之道者也仲
尼為魯司寇赦父子之訟漢馮翊韓延壽不肯決
昆弟之爭篤於親而故舊不遺其義蓋一耳甲之
所為於古為能教於今為應法不可劾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
斥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
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

律不應經

王 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
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
逖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者然書稱商周之
盛王聞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所以風俗既美而
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
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
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既許自訴而七出
義絕和離之類豈有它怨顧恬然籍枉廣之所知
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慙矣宜如有司所論已

若天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
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小人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臣等聞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題跋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讀李翱文

歐陽脩

讀封禪書

劉敞

書仲放事

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讀江南錄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書治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書魏鄭公傳

曾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

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

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

天而治物者常為之鄧使其足用而取之下過故

物得遂其生而不天三代之政如新而已易大傳

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獻蓋言其始教民取物

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淳屠氏之

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

庖犧氏遂為人閒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二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

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

馳說諸笑之國心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
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裨闔之陽開陰塞變化
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
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
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
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
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
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
敗也其遺戒有云壤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尺
近乎愚矣

景陽井銘

歐陽

脩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
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
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
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十之一二叔寶事
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
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
淫亂則人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
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波者又
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釵撥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軍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除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尽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字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咲也

讀李翱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為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歡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笑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

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
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
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族取天下後世
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地以為憂嗚呼使常時君
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
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
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
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
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
以為病子不怨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
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
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
死為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
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
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久變志不以
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
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讀邪悲矣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座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比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烏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終辟穀之術放何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

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齋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厨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為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欵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傳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籍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礼寵放近

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為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已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大常卿分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礼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為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母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者柰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即瑀之私第

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為襄城公主策第成當施公主祭戟於門公士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為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為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以生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祭戟并施於宋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陰君抑臣為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荀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厚其故以陰君抑臣為治也而使人倫詩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陰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効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請則他公主之有舅姑有蓋亦別居耳益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

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沉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子非夫其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右之所以教而蔽於

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譎譎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宋王

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

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

春秋義君親諱禮也箕子

之說

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存亡國且告之

一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且告之

徐氏錄

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
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
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紂
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
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
兵虞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
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
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祐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

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
表觀之詞意質直真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
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
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
妾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
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
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
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
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
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補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

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
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
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不及於
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比人情之常也以佑觀
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
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

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
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
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烏宜可
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
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

安石

曹沫時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
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願不
用其策服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
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
致信於嚴仲子荆軻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
隱困總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
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歎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書泂淮巡檢廳壁

傳 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戰下從而縱恃賴執力力侵漁良民非盜

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恩腹淮而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脩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其間傍與宅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生路亦無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補盜既至頗革前弊約身厲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自盜者固以息矣於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

事廳風頽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
宇雖有取於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
以視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厲其嚴雖亡是廳不害
居是廳不媿苟怠其廉弛其嚴則是廳廣豁濶深
軒危瑰琦更盛於今日亦奚以為哉徒增過重不
德爾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曲日君可也若
曰某屋未豐於是廳某屋未華於是廳思以土木
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
以殘吾民志璧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王

安石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有聰明之
神則箴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
國人事之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
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
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間因詢諸故老僉曰
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
不我為害予曰嘻來吾語爾侯為息之君不能保
有爾眾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歆惡
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
恐諸愚以倖己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

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為邑之長嚴為制而禁之類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況公之英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息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為奔走乎怪妖之庭況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愈曰唯而心不以為然事如初異

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無賴活爾父母莫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為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

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及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

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卜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謀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

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

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孟將子夏門人之高第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非聖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

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
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
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爲漢
紀言約事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
冢得紀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
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盛于寶
習鑿齒以下爲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
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
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
自周穆王書盡晉日知伯趙襄子常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

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
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
宗元采撫片言之失以爲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
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司
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
續謂之王史本潮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
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
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攢然莫識
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
而似理切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

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周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愨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愨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

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子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愨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爲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公革不元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

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讓受詔修
歷代君臣事迹恕家辟實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
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
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
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
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
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補猶好議
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
廢刊削恕亦遙隸為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
帝而包儀神農闕漏不錄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

威烈之前學者考古當闕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
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
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
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前紀 本朝一
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為後紀
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言
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
遂中癰痺右肢既廢凡款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
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
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負書籍

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反文史昏乱遺忘煩簡不當逮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孿廢著五悲而自洗潁水予病眼痛創不寐不貪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通歸心若飛一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佗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怨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與嗣

書王知載昀山雜詠

黃庭堅

書贈韓瓊文秀才

黃庭堅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庭堅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題徐巨魚

黃庭堅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題崔圓傳後

王元咎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題郭公詩帖

張舜民

全其樂主父之事

張舜民

龍井題名

秦觀

託殘經

李昭玘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跋薛唐卿秦璽文

周行己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畫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曾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樂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

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生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其人亦一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常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

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更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躰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
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
其竒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
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
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
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賄其書高祖歎曰觀
其書以為魁梧竒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
為人率更兒

觀其書勁峻刻厲正

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
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
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快快然余嘗考其
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
然馬周明其無此語

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無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
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類然天放略有
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
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
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
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
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

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雅野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如列子所謂竊斧者手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友求於余何哉此又未一可曉也

題逸少帖

蘇軾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踈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部以親則書法以法則傷恩二

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史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於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自言書鄭玄傳

林

余嘗謂聖人之教充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千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於火學士府由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之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僕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

世出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均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尚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

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

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臥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手執御示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不及耶

書鄭察傳

徐非積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

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三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二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合升斟之量各有所受一以龠合而加之斟升之上則溢矣況斟升之受一斛

之量乎故一邑文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況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守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貴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二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

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

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
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
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
不顧也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手
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
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

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播紳視萬鍾之祿不
易其操一立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
已無仕官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
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出於古人矣每
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漫漫滅惘然于懷
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右

書王智載胸山雜詠後

黃

庭堅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
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
逢遇物悲喜同淋而不察並出而不聞情之所不
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
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
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

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
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
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
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
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
其詩時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
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
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
以為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
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
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惟事
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
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
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
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
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
况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陽夏謝師後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
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
可為實涕今觀邢惇主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
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園人曰千里駒往往
不及奉輿斃於阜擁鴛蹇十百為羣未嘗求國醫
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所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
期百歲然必不躡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
學之事雖若糜廢日月垂頭躬行必曉所以致

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
然慕六略小初日使為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
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末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黃庭堅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
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
鬱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狂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
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

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閑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水意欲遠鳧鴨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立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黃庭堅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噉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折城龍門岌業驚

濤險壯使王鮪赤鯁之流仰波而上沂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爲美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乎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閑城中乃以是月甲戌袍被入宿子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声喧憤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入進士則田中廬今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旣設臥榻

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
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崔圓傳後 王 无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為之置賓佐曹掾
者不唯共守境土行條約均職務而已固將有以
出謀議規過矢也故守臣虛躬屈意以事訪於賓佐
曹掾而為賓佐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舉其守之
缺者乃其勢然也予觀近世之為郡者多不知其
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事訪于其屬而為其屬
若亦鮮有能舉上之缺設有能然者則往往驟取

譴怒梓辱甚者萬方掇捨行事釀成其罪而去之
以聘已之憤而遂其非焉故今天下多不治之郡
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憾於此也父矣每
觀韓愈誌韓文公墓稱其父紳卿為揚州錄事矣軍
大衛會日舉崔圓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
于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錢五
十萬則未嘗不反復歎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卿
則固無傳圓雖有傳然是事乃不列於其中亦可
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世必不輕其言過譽諸人
其事可信無疑矣然而史不列之者豈其有遺者

與故予輒取其事書予傳之後以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予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為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

未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其庸駑昏闕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豐彘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而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

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媢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如身死其乎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題郭公詩帖

張

舜民

我生不及郇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一時已信公之能詩也追觀此作爲信然其文采深潤與字書故同當時非特郇公大抵前輩皆若此儻與今人語必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戾者藝顧如此況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堅致遠之效是以誤成事

主父之事

近歲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七鹿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則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

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荀卿曰声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爲信何以暴其數千年之後今之人結交於尹牖之間託物於苞苴之內期於无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

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
髮遂弃舟從參廖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
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
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
寂不聞人声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
水激石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辨才子潮音堂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

昭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李五代時所書字
畫精勵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

所 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令經四卷
秦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
巢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
部將周岌殺其帥薛能克讓懼下叛引其軍還岌
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饑燒營以
譟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晉王緡
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
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
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託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
矣然辱國喪師不懼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

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禧宗既立
天下多亂盜賊羣嘯正仙芝搃毒於江湖黃巢磨
牙於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
竄匿避禍如獨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
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
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
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殺昭宗全忠亟誅
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
忠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
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

焰赫然寢逼輿衛強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
首鼠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
天盜國人共怨怒友恭猶詭情佞佛以厭天下耳
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
盜福不亦愚乎毗奈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
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
於佛性喜聚斂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
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逼耶後有
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鑄也唐制太
后皇后之寶皆司寶主之未嘗用印凡封令書即太后

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代史稱使妃與韓淑妃居大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蟲鑄鼠齧雨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疎籍炷燈拭案補壞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今其徒急棄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黃籙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

事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龜之阻常秦隴之襟喉而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第於東都者号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兵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與廢者洛陽盛衰之候

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乎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手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薛唐卿秦壘文

周 行已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唾而却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

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書員而安恣睢者乎使其壘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歟吁是可以監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律德符

田

畫

此書成與諸第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乎身長士天氣塞天地不能飽一母富家僮僕馱飫梁肉吾道非耶奚為而至此然拚節售文章貞鄙夫事此

書遲遲未投尚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敵
矢窮力盡餉道不繼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
折北者鮮矣公其籌之

書張主客遺事

名咸寧字子安華州人

書與賈使

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
丹之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
兵封泰山祀汾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
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往
列於參公倚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

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以不

錄也

然公之名繇此以顯

出入中外為時名臣蓋當時廷臣奉使于外者奉天
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於三司而諸道各有轉
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之人悉歸之其權比
今為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其
他禮遇稱此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稱此公名既以
此聞位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年之
壽其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
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敵而賞不加
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此公仲

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橫辯士
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
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
以自處蓋甚厚非有激而為者方其少時以經明
動場屋其為一以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公者寇萊
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父
老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
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趨闈於一時過取爵位者
曾不旋踵輒致負敗顧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
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為

鄴令間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溫厚儒雅意其先
世必有盛德之士果得公遺事為攷其世而論之

皇朝文獻卷一百三十一

臣非公之所願也

君子大人人自重有長

以日受其甚厚非有

動場屋其後更以治

公不公在深然則公

老麻公也

世必其海

應令問心

愛其能

其世

其世

其世

其世

其世

其世

其世

其世

其世

其世

